

呈
繳

兒童之友

朝鮮現

中正書局印行

邵霖生編譯



兒童之友

朝鮮現代兒童故事集

邵霖生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前記

屈指算來，我在上海韓僑仁成學校擔任中國語教課，已經是第三年了。在這些過去的時日中，我和一般漂流海外的天真爛漫的異國兒童接觸着，自然有許多特別的風趣。

當我在教課之暇，常常把朝鮮出版的兒童讀物，如兒歌、故事、童話等，翻譯成本國語，來做這些兒童的課外讀物，而謀增進他們中國語的程度。

統計一下，這些翻譯的作品已很不少了。多年前同在東吳肄業的一位老同學，要我把牠整理出來給我國的兒童們看看，我覺得這話很對，便在半年前編輯了短短的二十餘篇童話，定名為朝鮮現代童話集，（因

爲內容都是現代朝鮮兒童文學家的創作，並非古代的傳說。〕交由中華書局編入世界童話叢書中單行。

最近，好多位朋友得知了這事，都更鼓勵着我繼續再做這個工作。他們說『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因爲朝鮮和我國在歷史上地理上的關係特多。他們的兒童文學，除了多年前劉半農先生的女公子曾經從法文裏重譯了幾篇故事，在北平某報附刊上發表過外，沒有第二個人介紹過，你在你的地位上做這工作，是最配沒有的。』我覺得他們的話更是有理，所以再抽暇繼續做這整理工作，在這裏又選輯了幾篇故事，也是現代的創作，定名爲朝鮮現代兒童故事集，貢獻在我國的兒童之前。

本集的內容，各個故事中，大都沒有什麼普通的表面興趣，而卻在橫剖面流露出一般朝鮮兒童的生活實情。——這種實情所給我們看見的

，便是『貧苦的普遍性。』但其所以會如此貧苦的原因，並未有表明的地方，我國聰明的兒童看了，一定會明白的。

邵霖生記於上海康梯路

二四，十，二二。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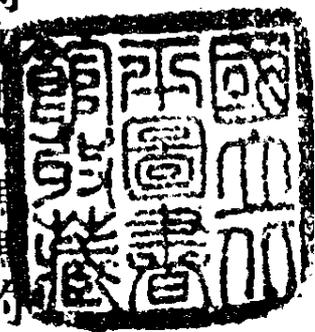
不能清償的損失·····	一
禮物·····	一六
母親的聲音·····	二六
舊同學·····	四〇
兩個樵童·····	四六
少年職工·····	五三
飯盒裏的祕密·····	六一
麻雀的訓詞·····	六四

不能清償的損失

十一歲的女孩子玉芬，和她四歲的弟弟永植，一同在她們媽媽的保護之下，住在海邊一個村莊中的矮屋子裏，過着貧苦的生活。

在這一帶村莊裏居住着的人家，不靠種植，祇靠着捉海中的魚生活的，所以並不是農村而是漁村。他們每天把所捉到的魚，拿到大城中去賣了，買米回來煮飯喫，買布回來做衣穿。

玉芬的爸爸，在她正九歲的那一年，獨個子划着舢舨到大海裏去捉魚，一直沒有回來。她的媽媽雖還癡心妄想他能回家，但這終於是個夢想。沒有辦法，生活不能維持，最後的法子，祇好由媽媽親自天天提着筐子到海灘上去捉些蝦，賣幾個錢來養活她們一家三口子。



她們這樣的生活着，已是一年多了，雖然貧苦得很，卻還不至於餓死。

一天，媽媽照例提着筐子到海灘上去捉蝦，不料正走到海邊，忽然來了陣傾盆大雨，氣候又冷，淋得像隻落湯鷄，手脚都發着抖，跑回家裏來，便鑽進被窩裏去睡了。

媽媽的臉色很蒼白，精神也一點兒沒有，像是病了。玉芬和永植姊弟兩個，坐在媽媽的身旁，祇能對着媽媽看，一點兒也沒有辦法。

玉芬的媽媽病着，臥在牀上，非但不好起來，反而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不能再去捉蝦賣，生活更不堪維持，喫的米祇賸一升了。玉芬和永植年紀都太小，還不會把生米煮成熟飯，有一次，兩個小孩子整整的餓過一天呢！第二天，玉芬和弟弟實在餓昏了，便去試試煮飯；這事果然給

她成功了，竟能把這僅有的一升米煮成了飯在鍋裏。她用碗先盛了給弟弟喫，又盛了些兒去給病着的媽媽，說這是她第一次煮成的飯，要請她喫。但是媽媽的神志早已病得不清了，竟不曉得她女兒端給她的是飯。

這一升米的飯姊弟倆喫完了，但是媽媽的病還一點也沒有起色，玉芬毫無辦法。那不識世務的永植，有一次還拉着他垂死的媽媽的手臂，對她說：『媽媽，我餓極啦，我要飯喫呢，給我吧！』他說話的聲音雖然很大，但是媽媽好像是沒有聽得似的，老是嚶吓的呻吟着。

玉芬看見自己的弟弟哭着吵着要飯喫，自己的肚子裏也在發叫着，在沒有法子之中想到了一個法子，就是自己拿着筐子到海灘上去，和從前媽媽一樣的捉蝦來賣。果真，有一天賣到了五錢（一）有一天賣到了十錢，也能買了些米來煮粥給弟弟和自己喫，維持着生命。還端了粥去請

媽媽喫，但是媽媽卻連嘗也不要嘗。

一天，玉芬因爲永植留在家裏要吵鬧，便把他一同帶到海邊去，叫他坐在一塊太陽光照着的石頭上看，自己下海灘去捉蝦。

玉芬捉了蝦，預備上岸回家的時候，一霎眼間，忽然不見了永植，她想，或許是他因爲天冷，已經獨自回家去了吧，於是便提了蝦筐子回家。一到家裏，喊着『永植！永植！』但是連永植的影兒也不見，她發急了，呀！那裏去了呢？我的弟弟永植那裏去了呢？她又立刻跑到全村的各個人家去找，但是也找不到。這時，玉芬的心兒碎了！媽媽病着，弟弟又不見了，怎麼辦呢？她又想，或許還在海邊吧？恐怕是我回來的時候沒有看清楚。她便又立刻跑到海邊去尋，在那邊跑來跑去的尋，但是那裏有一點兒的跡影？恐怖之神臨到了她的頭腦裏，想着或許是我沒

有當心的時候，被海風吹下大海去淹死了。想到這裏，她便仰天大哭，不絕的呼叫着『永植呀！我的弟弟永植呀！……』

這時正是日落西山，夕陽斜照的當兒，好像是在啟示着她的前途，陰沉的黑夜快要來臨了。海面上的大魚，正在跳躍着，她想，這是不是她的弟弟呢？她心裏難過極了，嘶聲的再喊着『永植啊，永植！……』但是始終不見他的蹤跡。祇聽得海裏的浪頭，湧去湧來的響着，和那成了羣的水鷗咕咕的叫聲。她的喉嚨也幾乎喊啞，但是一點兒沒有法想；她想，用什麼面目去向她病着的媽媽交代呢？

她到了家裏，把蒙在媽媽面上的被窩揭了起來，告訴媽媽說：『媽媽，永植在海邊不見了。』媽媽一聲也不響。玉芬不明白媽媽爲什麼一句話也不回答，便湊近身去。當她注視着她媽媽的面貌時，給她知道了

她的媽媽已經絕氣了。

玉芬看見弟弟失去，媽媽又已死在牀上，急得不得了，痛哭哀號着，終於昏了過去，倒在死了的媽媽的身旁。

這時，有個鄰居的嫂嫂，早就看見玉芬很着急的尋找着她的弟弟永植，不知已經找到了沒有，特地到玉芬的家裏看看。不料一進門時，祇見玉芬仆倒在牀上，一聲也不響。仔細一看，她的媽媽已經死去，祇玉芬的胸膛還有一點兒熱。她便飛也似的跑回家去，叫了合村莊的許多人來，連忙把溫熱的米湯來把她們母女倆灌，希望她們都能蘇醒過來。過了好久，玉芬醒來了；祇是她的媽媽已經死去，不是些溫熱的米湯所能灌活的了。

第二天，靠着合村衆人的力量，買來了一口薄薄的棺材，一同把玉

芬的媽媽抬出了家。

這村莊中有一對沒有子女的老夫婦，看見這玉芬小姑娘孤苦零丁，便把她領回去作了養女。他家的生活沒有困難，並且很愛玉芬，買很好的衣料給她做新衣服穿，買很好喫的東西來給她喫。但是玉芬呢，無論如何總忘記不掉她死去的媽媽，和失蹤的弟弟永植。於是天天到媽媽的坟上去哭着，又到海邊去大聲呼叫着她的弟弟『永植！永植！』——好穿，好喫，她覺得並沒有些什麼快樂。

★

★

★

原來永植並未死去，正當玉芬把他放在太陽光下的石頭上坐着，自己下海灘捉蝦時，他在石頭上睡着了。睡着的時候，海風吹來，竟把他吹到海灘旁的一隻小舢舨上去。他因為還要睡覺，並不管自己在什麼地

方，且把那舢舨上的蘆蓆棚蓋順手拉來做了被窩，依然熟睡在裏面。原來這隻舢舨是昨天晚上被大海風從別的很遠的地方吹來的。舢舨上的兩個伙計，昨晚一夜沒睡，今天午睡醒來，已是傍晚，祇見風平浪靜，便決定趕快開回去，不要再遇大風，漂到不知那裏去。兩個伙計決定了，便立刻動起手來，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死命的划着。不一會，已經開到了大海的中央，離開海灘很遠了。機會真好，又正來了個很和平的順風，他們便掛上了小布帆，叫舢舨越發行得快。當舢舨已經行到了很遠的地方時，永植在蘆蓆蓋下醒來了。兩個伙計看見不知從那裏來了這麼一個小孩子，驚異非常，大叫道：『什麼東西？』

這時永植還沒有完全醒來，當兩個伙計大聲叫着『什麼東西』時，他才被嚇醒透了。他一看姊姊和媽媽都不在，反見了兩個從來沒有看見

過的大人，真是嚇得了不得，便哇的大哭起來。

他一面大哭着，一面想爬起身來走。正在預備要爬起來的時候，忽被那後梢的一個伙計一手抓住，不許他起來亂走。他被抓住了之後，更加怕起來，雙腳亂跳的大哭着。祇是這個伙計並不因為他大哭着而就放了他，卻好像心中很氣悶似的，大張着眼睛對他看。這個伙計對船頭上的伙計說：『我們的運道太不好，意外的事情怎這麼多呢？昨天是碰到了大海風，一夜沒有睡覺，今天又不知道從那裏來了這麼一個小孩子，在此哇哇的吵鬧着，使得我們不能安心。』

船頭上的伙計回答說：『船已行了很多路了，無論怎樣是不能把他再送回去，還是你把他騙乖了罷，如果能夠不再哭就好了。我們現在祇得把他帶去，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說雖然是這樣說，兩個伙計總覺得這是一件極麻煩的事，心裏十分不樂。他們輪流的抱着永植，用種種的法子勸誘他不要哭，祇是他卻無論如何不肯聽，老是哭着，一連這樣的在大海裏漂了好幾天。

一天，這隻小舢舨已開到了一個人口很多的埠頭。兩個伙計累得夠了，便把永植抱上岸去，對岸上的人講了這孩子的一番來歷經過。究竟永植年紀還小，不懂得什麼，什麼話也不能講。岸上的許多人聽了兩個伙計講的話，都把眉頭皺了起來，表示着這個事情很難辦。但其中有幾個人是答應了下來，願爲他想個法子，祇是要請他們在這裏等候着二三天。

他們在這裏等候了三天，有了辦法了，永植被一個當地的人家抱去作了養子。這個人家的生活很寬裕。一個子女也沒有，他們都很歡喜永

植，永植住在這家，和隔壁的小孩們一同玩着，也很有趣。光陰很快的過去，不覺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了。在他的小頭腦裏，早已把媽媽姊姊的事完全忘了；對着他的養父養母很熱情的叫着爸爸媽媽，還另取了個新的名字，叫做平星。

到了六歲，他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學校裏去讀書，他頭腦又來得靈敏，所以成績很好，到了六年級時，曾經考得了第一名畢業。後來因為這地方沒有一所好好的中學校，他的養父養母便送他到京城（二）的中學校去。後來他們更因着他讀書便利的緣故，竟一同把家搬到京城來住。他在中學校裏讀書，仍舊非常用功，所以成績依然超衆，他的養父養母自然喜歡得了不得。

當他在四年級（三）的那一年的初夏，學校裏組織了旅行隊到浦口（四）

去旅行，他也加入了。他們旅行時，有一天，沿着海邊整整的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從早晨一直到正午，大家累得非常。到了一個沿海的村莊旁邊的沙灘上，一百多個學生，大家一同坐下來休息。

坐着休息的沙灘後面，有一座小山，山脚下正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村姑，伏在一個坟墓上痛哭着。她哭了一會，又跑到這邊近海處來，對着這汪洋大海，高聲呼喊着：『永植啊，我的弟弟永植啊，歸來吧！』

當從前那兩個伙計把永植送給他的養父母時，曾對他們說明白過，這孩子是從一處海邊不知怎麼樣而到我們船裏來的。他的養父母也曾對他說過他自己的來歷的。

平星在這當兒，突然間回想起來了，他幼小時的名字是叫永植的，心裏很是戰兢兢起來，又不住的向着這海邊的前後左右看，祇見一切的情

形，都引起了他幼小時的回憶。一點兒也不差，原來這裏就是他幼小時的家鄉。但是他不知道現在應該怎樣辦纔好，竟想不出辦法來，頭腦呆的。

這時，他們的領隊先生也覺得這個姑娘痛哭得太悽慘了，便去問一個在近旁正要來預備下海捉魚的人：『這姑娘爲甚麼哭得這樣悲哀？』那漁人便把玉芬一家的傷心史，——『爸爸到海裏捉魚沒有回來，弟弟永植在四歲的時候坐在海邊的石頭上失了蹤，媽媽又因爲淋着冷雨而得病死了』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給領隊先生聽。並且說『她天天要來這墳墓上哭一次媽媽，並向着大海呼喊着弟弟永植的。』

衆學生們，也都立了起來，提起了耳朵，靜靜的聽着那個漁人對先生講的話。平星也在衆學生的中間，側耳傾聽，話還未聽完，眼眶中不

知不覺的流出了許多淚來，哭着說：『啊！我的姊姊呀！我的姊姊玉芬呀！我就是你的弟弟永植，現在回來了，你不要哭吧！』

說着，連忙奔向前去，擁抱着他的姊姊玉芬，姊姊起初是不明白他爲什麼，到底是不是她的弟弟永植，仔細看了，大哭着說：『你真是我的弟弟永植啊，你還沒有死去嗎？今天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但是永植祇抱着他的姊姊痛哭着，竟回答不出一句話來。

久別了的姊弟，今天果然重行會面了。原來玉芬每天來這墳墓上痛哭，海邊呼喊，已經足足的有十個年頭了，夢裏也想不到還會有今日的一天。但是他們再想起了到大海中捉魚而一去不返的爸爸，和被大雨淋溼了而得病致死的媽媽，又再行大哭起來，因爲他們覺得這個損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清償的了。

【註】

(一) 五錢，朝鮮人現在用着日本的貨幣，五錢等於我國的大洋五分，十錢就是一角。

(二) 京城，又名漢城，在朝鮮中部的京畿道境內，是未亡時的首都。現在日本統治朝鮮的總督府，也設在這裏。

(三) 中學四年級，現在的朝鮮學制，也和日本相同，中學校五年畢業，沒有高中初中的階段。

(四) 浦口，是朝鮮慶尙南道的一個小魚港，有充分的海景可看。

禮物

工廠中十二點鐘的汽笛在狂鳴了。榮明把握在手裏看着的書本，丟在桌子上，立起來開了窗子，自言自語的說：『說過十二點鐘以前回來的，怎麼還不回來呢？』原來他一個人在家守着他的哥哥到街上去買東西，答應他在十二點鐘以前回來的。

他一眼看到很遠的地方，祇見天空被蔚藍色的雲兒遮蓋着，很嚴冷的西北風在吹着，也許是要下雪了。祇聽得有得得的声音在響，好像是鄰人打石臼的聲音，大概是在打米做糕，榮明聽了好久，鬱鬱不樂，關了窗子，坐在原處。他再拿起書本來看，但是精神已經不能注意於書本了。他獨自想着：『過節有什麼意思呢？人家都穿很好的衣服，喫很好

的東西，——糕餅魚肉，還去看各種著名的電影。但是我們的家呢，連喫粥時用來做菜的醬油也沒有，過節有什麼趣味呢？今天正是八月十四日，一夜過去，就是中秋節了，我是不需要什麼節的。人都穿着新的衣服，但我卻老是著着一件不可再下水去洗的破衣服。喫月餅又有什麼意思呢？我的嫂嫂今天到陶家去幫工了，自己家裏卻一點兒也沒有什麼預備。我家從前雖然也很貧寒，但是每逢節日，還可以用高粱粉做餅，煮着野菜湯來和着喫的。……」

他正在想着的時候，忽而大門開了，原來是他的哥哥提着一串雞蛋（二）從外面走進來了。他哥哥把那串雞蛋遞給他，叫他快去送給市政府的金科長。榮明接了雞蛋，正要把在看着的書放在桌子上的時候，他哥哥一見這本壞了封面的書，便對他說：『這本書的封面也已壞了，看了

還有什麼用處呢？」榮明聽了這話，不禁流出淚來；但又恐被他哥哥看見，所以便跑出門去，拭乾了淚。

榮明很明白他哥哥送禮物給金科長的理由，原來自己家裏所種的六畝地，是金科長所有的。每年耕種成功正在打穀的時候，金科長便來拿去了了一半，受了這樣的壓迫，反而恐懼起來，祇怕金科長把田不給他耕種，所以自己雖是困難萬分，也得去借了高利債來送禮物的。像端午，中秋，過年等，都照例要送的。這事總是由榮明擔任的。

此次榮明還是照樣送去，當他剛走到金科長家的門口時，已聽得裏面正在發出打糕的聲音。同時又給他看見有三個小乞丐，坐在他家的窗子下，正現着十分飢餓的情況。這時，在他心中生有不願走進金科長家的意念，站在門口忐忑不決的想着：『進去呢，還是不進去呢？』終於

他很決斷的回頭來，向着那班小乞丐前走去，把裹在稻草裏的雞蛋拿了出來，請他們喫。這時，小乞丐們都以為他是和他們開玩笑的，反而戰抖起來，向後面縮過去。榮明把雞蛋一個一個的剝了殼分給他們喫；到這時，小乞丐們纔知道他的真心，都雙手抖着的把雞蛋塞進嘴裏去。

榮明問：『你們睡覺在什麼地方呢？』

小乞丐們回答說：『我們都沒有家，當然沒有一定的住所，祇在這烟囪旁（二）睡覺。又有時找到了大風不能吹進的地方，便在裏面過夜。天氣極冷的時候，有時還鑽進垃圾箱去。』

榮明聽了這些話，眼眶裏不禁流出可憐的熱淚，就去俯伏在他們的身旁，雖然他們的身體上都很是骯髒。

榮明又對他們說：『你們從沒澡洗嗎？可到我家去洗，在某洞某面

某番地 (三)

榮明說完了，便立了起來，跑回家來的時候，脚下覺得異常輕快，因為他哥哥命令他做的事，已經十足道地的辦好了。原來這位金科長每年可收稻租一千石，榮明覺得不把雞蛋送給他而送給他家窗口的小乞丐們要有意思的多。他一想到金科長家生活的完備，心中不禁捲起了有如在大海中澎湃的怒潮。

他一走進家門，他的哥哥躺在牀上問他說：

『送去的東西送到了嗎？你送去時，金科長對你說了些什麼話？』這時，榮明想不到用什麼話來回答他的哥哥纔好，祇是呆頓着不作聲。

『你爲什麼這樣裝聾作啞呢？誰接收了你送去的東西呢？』他的哥

哥更緊迫一層的問着：

榮明的心中難過極了，他心想他的哥哥最好不要再提這事，因為他覺得說謊是愚人中的愚人，極不願意說謊，所以他最初是閉着口一言不語，後來因為他的哥哥緊迫着，非把真情吐露不可，於是他便把所經過的情形，一一的說明給他的哥哥聽。

話還沒有說完時，他的哥哥早已怒不可遏，伸出他的老拳，向榮明的腿上臂上身體上亂擊，罵着他說：

『你知道這雞蛋是做什麼用的？你落了魂了嗎？還是鬼附了身？』

他哥哥怒極不堪，心中錯亂萬狀，身不由主的在家中跑來跑去，毒打着榮明，在他的頭腦中似乎盤旋着借債買雞蛋送禮物的事，終於也倒在椅子上捶胸大哭。末後，他更起來發瘋似的把榮明逐出了家。

『到那裏去是好呢？』被逐出了家的榮明這樣獨自的想着。他沒有住處，他那遭毒打的兩腿，神經已經麻木了，簡直覺不得是自己的腿。他滿面表現着哀容，額上還發着燒。但是他始終覺得這樣做是不差的，所以並沒有一些兒悔意，祇是一跛一跛的在路上徘徊着。

正在這時，忽然在後面有人喊着說：『喂，喂，你往那裏去呀？』榮明回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送給雞蛋他們喫的坐在金科長家窗口的三個小乞丐。榮明原是爲了他們的緣故而被逐出了家的，但他總覺得幫助他們是一件樂事，所以又很興奮的前去回問他們說：『你們到那裏去呀？』

三個小乞丐同聲說：『我們是來尋找你家的』。

『尋找我又有什麼用處呢？』榮明回答他們說：

原來小乞丐們當在金科長家窗前的時候，他們的眉頭都是皺着的，現在卻都顯出了勇氣，這樣的繼續着盤問榮明說：

『你回家時你家的人罵你了嗎？』

『我是不要緊的，』榮明仍是這樣很樂意的回答着說，一面在臉龐上露出了微笑。

小乞丐們表示着十二分感謝的心說：

『如果你不來給我們雞蛋喫，我們快要餓死了，因為再也沒有力氣會走到人家去討飯，那裏還會生在這世界上呢？你真是救我們命的大恩人。』

說着，其中較大的一個向其餘兩個看了一眼，他們中間便有一個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紙包來授給榮明。

榮明很驚異的大張着眼睛問：『這是什麼東西？』

小乞丐們回答說：『這是我們出來討飯時在大街上有一個孩子分給我們的，現在我們用來作爲感謝你的回敬。』

榮明拆開紙包來一看，原來裏面包着兩張一元的鈔票，他仍舊照原樣包摺好了問：

『這爲什麼要給我呢？』

小乞丐們說：『你把送禮的雞蛋送給我們喫了，你家裏的人一定要罵你的，所以我們把這錢來給你，使你回家去有個交代。』

榮明說：『這一點兒算得什麼呢？不必不必。我想還是這樣罷，我們且在這節下去捐給一個少年團體，請他們去代我們送給沒有家庭的漂流着的少年罷。』

三個小乞丐堅持要他收受，他卻無論怎樣也不肯接受，彼此極客氣的讓着，最後，他們終於祇得接受了他去捐助給少年團體的意見。

這時候，一般節下收帳的人和過路人看了他們的狀態，都從眼眶中流下淚來。

——丁友海原著——

【註】

(一)朝鮮農民把雞蛋拿到市上去賣時，以稻藁四面裹住，再在每個之間以繩縛之，不使碰碎，每十個爲一紮，成爲一串，此種包紮雞蛋之法，爲朝鮮農民所獨有。

(二)朝鮮因爲氣候較寒，故中秋時節已經很冷。一般人家的住房，均在四面的牆壁中裝置烟窗，使用溫壁之法，可使室內溫度加高。這朝鮮人叫做『溫突法。』

(三)某洞某面某番地，等於我國的某鄉某村某號。

母親的聲音

一

朝鮮北部白頭山（一）之北，有一條山脈，直通到滿洲的原野。在這山脈的盡頭處，有一個風景很美麗的山峯，這山峯的下面，有個很和平快樂的農村。村中居住着二十餘家農戶，聚在一處生活。他們都是朝鮮人，這村的建設，已遠在六十年之前，當時他們原居在朝鮮北部的咸鏡北道（二）地方，因為有一年災荒太甚，不能生活，合村的人纔一同遷居到這裏滿洲地方來，所以連這村的村名，也是朝鮮名字。村中各家人的感情，非常融洽，都好像是一家人一樣。

村中有一個家，住着一對很勤儉的年輕夫婦，和一個很活潑的三歲

的小女孩兒，這個小女孩兒的名字叫做紅玉。

某一年的秋天，莊稼已經收割在家裏了。村中的人們都正在忙着預備過冬生火的木柴。原來秋風已厲，正在警告着近寒帶的人們嚴冬快要臨到了。

一天晚上，紅玉的父親在園牆裏磨着砍柴的斧頭，她的母親坐在燈光暗淡的牀前，正在修補着預備過冬的衣服。紅玉睡在牀前的搖籃裏，她的母親一面還唱催眠之歌。除了紅玉父親的磨刀聲霍霍之外，四周都是寂靜的。

突然間，紅玉的父親忽聽得有異樣的聲音，從遠而近，越聽越大，像要闖進他家來的樣子。這時，他以爲是騎馬的紅鬃（三）匪來了。不一會，果真聽得村中有人喊着『紅鬃來了，紅鬃來了』的聲音。這是證明

他的猜想是不差的了，便立刻丟了斧頭，跑進去對他的妻子說：『紅鬍來了，趕快預備逃走呀！』他自己一面把平時預備對抗紅鬍的槍掛在背上，預備和他們決鬪一場。他的妻子把熟睡了的紅玉背在背上，跑出門外去，和許多別的逃難人一同去逃生。因為時在黑夜，行走很是困難。

這些紅鬍全都騎着馬，常常出來擾亂農家，居民所受的損失真是不少。他們在夏天便到深山裏去種鴉片煙；一到秋冬，便到各村的農家去搶劫農產財物。所以一般農民們，誰也不能很安心的過日子。

這個村上，紅鬍已來搶劫過了好幾次。頭上幾次村人們還都合力去和他們抵抗，但終因他們的人數衆多，所以不敢再和他們抵抗，祇是一同逃到別村去避難。但有時這些紅鬍還會到別村去搜尋，所以全都怕懼他們。

這一次，紅鬚來了，村民們照例逃到別村去躲避。第二天，紅鬚們去了，他們便都跑回家來。他們把村人檢點了一番，知道是喪失了好幾個人。連忙到田邊林中去找尋，見有幾個被馬兒踏死的屍體，頭破血流的橫在路上。

紅玉和她的母親，也都在失蹤之列，她的父親和村人們四出尋找，結果在一處較遠的田岸邊發現了她母親被馬踏過了身體。紅玉的父親抱着大哭，撫摸她的胸膛，覺得還有點兒熱氣，便和衆人施用人工呼吸法，幸而把她救甦過來。但是那個抱在懷中一同逃走出來的紅玉，不知被誰人劫去了，再也不能探聽到她的消息。

二

這事以後，過了十五年，又當深秋時節，蟋蟀劇鬪的時候。一天晚

上，明月彎彎的照在天空，失去了的紅玉的父親，已經把砍柴的斧頭磨得鋒快了。他因為整天的勞動過來，身力疲乏得很，有急於要休息的意思。他的妻子又在補縫着過冬的衣服。他的妻子自從失去了紅玉之後，飯也喫不下去，眼睛裏常常流淚，看也看不清楚。她在這樣的悲哀傷心下已經又生了三個小孩子。最大的一個，已經十五歲了，是個女孩子，名叫英玉；第二個今年九歲，名叫容南，是男孩子；第三個又是女的，名叫三玉，今年五歲。大女兒英玉，已會幫助母親看護她的弟弟妹妹，又能幫助母親洗衣煮飯了，這一晚，她正坐在母親身旁，引她的小妹妹入睡。

這幾天，又有消息傳來，某處某村又被紅鬚搶劫了，某人某人又被紅鬚打死了。合村的人又恐怕着十五年前樣的厄運再來臨到他們，所以

白天都連飯也喫不下去，晚上連覺也睡不着。據說這一次的紅鬚非常厲害，不比從前的，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力量卻很強固，他們非但要搶劫財物，還要殺人放火呢！又有人說這次的紅鬚的首領，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妙齡姑娘。

合村中的青年們，都覺得紅鬚匪雖然利害，但也不可太懼怕他們，未來先逃，應該想法子來和他們決鬪一場才是。村人們都覺得這個意思很對，所以由許多勇敢的青年們組織起一個保衛團來，天天操練，要爲這村子決死防守。每天晚上，輪流出來巡梭，萬一有變，他們便以喇叭的聲音爲號，叫村人們起來抗敵。

一天夜裏，紅鬚匪果真來搶劫了。這天的情況，正和十五年那次被劫的情形一樣。當村人們聽到喇叭聲的警報之後，一面各自把大門關得

緊緊的，一面由青年決死隊荷着槍出來和紅鬚作戰。

果然，由於這青年決死隊的奮不顧身，終於把這班紅鬚打敗而逃走了。隊員們看到這種情形，繼續前去追趕，一路上被他們打死的紅鬚也不少。突然間，這裏的一個青年隊員一槍放過去，正打中那紅鬚隊中女首領所騎的馬蹄上。馬兒倒了，女首領跌下馬來；青年們飛趕上去，把她捉住。起初她還猛力掙脫，終於因為寡不敵衆而被綑綁了，抬回本村來。

不一會，鄰近一帶的村中，都傳遍了女紅鬚首領被擒的消息。有人說這個女首領並不是滿洲人，實在是朝鮮人。又有人說這個女首領便是十五年前這村中被紅鬚劫去的女孩兒紅玉，你一句我一句的喧嚷着。

第二天，當地警察局的巡官出來審問這個女首領，用很粗的鐵索把她縛住，只見她的肌肉發達異常，和男子差不多。臉兒卻很是美麗。很聰明銳利的眼珠兒，好像鷹兒的眼睛一般，衆人們看了，自然的會怕懼起來。雖然已經一夜沒有合眼，但看她卻並無倦意。這巡官也曾聽得村人們的傳說，便把英玉的父親和母親也都喚上前來對証，他們倆一看這位少女首領，別的不可以證實她是他們倆的女兒，祇有在她左眼皮上和右耳朵旁各有黑痣一點，這是和他家失去的女孩紅玉的樣子相同的。再仔細的察辨一下，他們覺得她是他們女兒的話是不差的了。連忙前去撫摸着她，呼喚着『紅玉啊！紅玉啊！你今天生還了嗎？我們是你的父親和母親啊！你是不會知道的，你是在三歲時失去了的，我們真想不到還會在今日的一天啊！』

這個女首領因爲不懂得他們所說的朝鮮話，所以並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但是看了他們的表情，也似乎可以明白一點。繼而她的母親又把這幾句話苦苦的喊着。這時有一個懂得朝鮮話和滿洲話的人前來做翻譯，他先用滿洲話對那女首領說：『你本是朝鮮人，你的名字就叫紅玉，出生在這村的，這兩個便是你的父親和母親，你知道嗎？』她聽了這話，搖着頭用滿洲話回答說：『我是滿洲人，父親和母親都已沒有了』。翻譯的人又把這話翻成朝鮮話給她的父母親聽，他們聽了這話，心中苦悶萬分。翻譯人又把一切的詳細經過用滿洲話說給那紅玉聽，對她說：『你是朝鮮人，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我問你，你老實的說，你們的本部在那裏？一共有多少人？』但她卻矢口否認她是朝鮮人，高高的狂呼，聽不出是說的什麼話來。

這時，有一個人立起來說：『且由這母親把她帶到家中，同她到她小時玩耍着的園子裏去看看，或者會引起她所能記憶的往事來。』大家都覺得這個法子很對，就決定照著這辦法去做。他們父母倆把她帶回家中的園子裏，園子裏有一棵大榆樹，母親指着榆樹對她說：『你知道這榆樹吧！你每天在這樹下嚷着要我爲你捉上面的鳥兒的，你記得嗎？』翻譯的人把這話細細的用滿洲話翻譯給她聽。但她卻回答說：『這是靠不住的話，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到這地步，沒有辦法。她的父母雖然已經確斷她是他們的女兒，但她卻無論怎樣也不承認。並且雙目炯炯的向四周環顧，好像要乘機脫逃的樣子。

四

這個時候，房子裏正在唱着催眠歌兒的聲音，原來這是英玉代他的母親在唱歌引她的小妹妹入睡的聲音。這時候，這女首領似乎受了感動了，她那很銳利的眼光忽然變爲無力了。她的母親見了，喊着說：『紅玉呀，紅玉呀，你想到嗎？你小時候聽到的聲音是這樣的嗎？』翻譯人又把這話翻譯給她聽了。

但他卻還是很倔強的回答說：『你們不要再說這類騙人的話，我不是朝鮮人！』衆人聽了她又是這樣說，都再喧嚷起來。

忽然間，房內的女小孩，在睡夢裏被衆人喧嚷的聲音鬧醒了，英玉好好的騙她再睡，但她卻不肯聽，只是嚷着要母親，母親沒有法子，祇得走進房裏去騙她再睡。她一面嘆着氣。自言自語說：『紅玉是沒有法子使她再做我的女兒了』一面對着睡在搖籃裏的三玉唱着這樣的催眠歌

兒，往復不斷的唱着：

『吓吓咽，吓吓咽，

咽了一覺起來，

給你紅柿呢？還是柿餅？』

在外面嚷着的人聽到了這催眠歌兒，都寂靜無聲了。甚至於小孩子的房間裏的鼾聲，外面人也可以很清晰的聽得。一般人聽了，在各人的心中都生出了一種新的情緒，全都不發一言，連咳嗽也都沒有。

這個女首領紅玉聽了，居然也會合攏了眼皮，臉色改變了，和幾分鐘之前簡直好像是兩個人，很可怕狡獪的面目，忽然一變，成爲一個妙齡含羞的和善姑娘，眼眶裏掉下一滴淚來，終於倒在地上，大聲痛哭，一面說着一般人所不懂的滿洲話。翻譯人聽了，也很受感動。在許多人

面前肅立着，聽着她的母親在房裏唱着的催眠歌。等到她的滿洲話說完了之後，便用朝鮮話翻譯給大家聽。什麼話呢？她是這樣說的：

『這母親所說的話我已經想到了，因為這聲音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在早先是曾經聽見過這聲音的，可是在什麼地方聽見是已經忘了，在什麼時候聽到也已不能記得，或許是在我未生之前也未可知，不過我聽是一定聽到過的。』

隨後她又大哭起來，仰天大喊這樣的滿洲話。經翻譯人繙成朝鮮話是：

『這分明是我母親的聲音，喊這聲音的人真是我的母親啊！我已想起了許多事情，像這榆樹等，這真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啊！我的母親啊！』

這是十五年前離開家庭的紅玉的聲音，哭哭的在家內的園子裏發出來的。

——崔仁化原著——

【註】

- (一) 白頭山，在朝鮮咸鏡南道與咸鏡北道之間的極北處，鴨綠江沿岸，離間島很近。
- (二) 咸鏡北道，爲朝鮮十三道之一，在朝鮮全境的極東北，東瀕日本海。
- (三) 紅鬍，爲我國東三省一種盜匪的稱呼。

舊同學

『喂，快起來吧，天已亮了。』一天的清早，明西的母親在這樣的喊著。

正在睡鄉中的明西，聽得了他母親的喊聲，立刻張開眼睛，披衣下牀。一面對母親說：『怎這麼快，天又亮了呢！』

母親對他說：『並沒有快，我早就喊你了，你沒有聽到嗎？』

睡眠還未滿足的明西，正在拭着他朦朧的眼睛時，忽然門外有聲音喊著說：『明西，快去吧！』原來是他的同伴來喊他一同去做工的。

明西是個十七歲的農家孩子，當年春天在普通學校（一）裏畢了業，家裏很窮苦，飯也不夠喫，他的父親飽受着困難和痛苦，今年夏天，終

於急成了病，到現在還沒有好。明西雖然年紀很輕，祇因為家庭裏生活的困難，所以便中止升學，在家中種田，養活父母。現在因為時間是嚴冬，田間沒有工做，所以到倉庫間去做臨時雇工的。

門外同伴來叫了，他就要上工去，他便跑到父親的病牀前去，問父親的病好了些沒有。父親聽了他的問話，一雙沒有力量的眼睛，看着明西說：『明西，你起來了嗎？我的病並沒有加重。但是我覺得像你這樣年輕的孩子，爲了家中生活的問題受痛苦，我的心和骨頭都覺得不能平安。別人家的兒子，像你這麼大的年紀，正是讀書的時期，你卻在這生活困難的環境下做苦工，我想到了，就是死也不能瞑目。』父親的話說到這裏，一半已變成痛哭的聲音了。

明西回答父親說：『父親啊，你爲什麼這樣傷心呢？我現在並沒有

什麼痛苦，你不要爲我麻煩，放心吧！可惜我不能請醫生爲你醫治，並買藥給你喫，我心裏很覺慚愧。」

明西說了這樣有力的話後，父子間靜默了一會。終於在父親瘦削的面孔上，現出了喜樂的顏色，隨後明西對他父親告別說：『父親，我去了，晚上再見。』

明西跑出了大門，和在門口等着的同伴一同到一個收買穀子的姓朴的人家去做搬曬的工作，一直到夜裏很晚的時候，還沒回家。

他的母親和父親，心上急切的想念着他爲什麼還不回家，母親且走出門外去看，不知他爲什麼到這時還不回家。

等了一會，明西回家來了。他母親問：『很好吧！爲什麼到這時纔回家來？』

明西一面說：『很好，沒有什麼，』一面從口袋裏摸出四毛錢來給母親說：『這是今天的工錢。』

母親說：『這錢你自己去買一件絨襯衫穿吧！』

明西回答說：『我已有一衫一褲，用不着買絨襯衫了。』說了一回，他喫晚飯，不久便倒在牀上呼呼的睡着了，只有他父親的咳嗽聲音，還傳達於戶外。

第二天早晨，世界上全已變得白白的，這還是當年第一回的大雪。明西不能出去做工了，他獨自說：『今天在家裏做自己要穿的草鞋吧！也可以省得錢買。』於是他便打草做草鞋。不一會，一雙價值一角的精美的草鞋做成了。他拿給母親看，母親很喜歡，叫他快休息一會，不要老是這樣忙着。

這時，明西把窗子推開一看，祇見太陽已經出來了，村上的人都袖着手在場上看雪景，明西便也走了出去。起先衆人都團聚在一起密語，後來衆人一同跑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們也喊明西同去，明西看出他們是去幹不正當的事情的，所以沒有去。

明西想；現在時間還早，可以再做些事情，便到雪地去採些青菜，背着（一）到街上去賣，因為大雪天沒有人出來賣菜，所以他的生意很不差。正在大聲叫賣的時候，忽見前面跑來一個名叫榮華的舊同學，他不由的面部發了紅，先是低頭看看自己：破了的鞋子，補着的青布衫，上面還塗着污泥。榮華呢，帽子上有某某中學的徽章，穿着很整潔的學生裝。後來明西笑容滿面的看着他，而他卻不認識明西了，他的心裏也許這樣想着：『這鄉下人爲什麼看着我笑笑，也許有神經病吧！』不理會

的走過去了。當明西正要想喊着『榮華』的名字時，他早已跑進了別的弄堂，影子也找不見了。這時的明西，臉上火熱的，像是發起燒來。

明西見日已西斜，便跑回家去。他在歸家的路上，幻想中見自己的父親已從病牀上起來，很健康的會做事了。當天晚上，他在微小的燈光下，溫習着他先前讀過的舊課本，但是在他的頭腦裏，仍有榮華的面容盤旋着，一方面又想像着他自己將來的成功。

——鄭興弼原著——

【註】

(一)普通學校，等於我國的小學校，他們以每年春三月爲學年更始的時候，故在此時畢業。

(二)朝鮮人帶笨重物件入市，常置在竹籃中背在背上行走，不用肩挑的方法。

兩個樵童

冬天已經過去，冰已解了，雪也溶了。『啊，春天到了，美麗的春姑娘來了！』人們都很喜歡的這般說着。

山林裏的樹枝上，都已經點綴遍了細的顆粒，新的生命在蠕動了。沒有了葉子的玉蘭，開着了滿樹大而白的花，簡直和冬天的白雪沒有分別，祇是加了些芬芳的香味；我們看了，多麼的興奮啊！

一天早晨，太陽還未升高的時候，有兩個樵童，一個名吉南，一個叫喬同，他們倆是極要好的朋友，又是夜學校裏的同學，大家各自拿着鐮刀，繩子，和幾個當午飯喫的麥餅，用舊的新聞紙包着，一同進入山林去要樵柴草

山上的一些枯茅草，經過許多樵夫整個冬季的樵割，那裏還再有柴可樵，實在不容易找尋的了。

吉南像是沒有氣力的樣子，拿下了背上背着的鐮刀，繩子，和午飯，坐在地上，對喬同說：『金老闆家山上的柴草很多，一點兒還沒有樵去，我不懂他們爲什麼不樵去，等幾天新的芽怎麼會透出來呢？平常時人家去樵他一點，他們總要大吵起來，富人的貪心，真是比我們沒飯喫的窮人還要大呀！』

喬同亦放下鐮刀等東西，和吉南一同坐着談：『富人們的貪心，你直到今天纔明白嗎？他們一天到晚，用盡一切的方法，專門搜括別人的財物，那裏顧得別人家的死活，他們恨不得一個人獨吞全世界上的東西呢？』

吉南說：『是的，是的，你想罷，這裏凡是有好柴草的山，大概完全都是金老闆的。要是把他的山上的柴草都樵下來，平均分配給我們全鄉的人家，怕一年也燒不完呢！』

喬同說：『怎麼不是呢！我們這裏的山，三分之二都是金老闆一個人的；其餘許多人的所有，怕還不到三分之一呢！自然我們鄉人們的柴料困難起來了。』

吉南說：『你的話說得對極啦！現在我們快些去樵罷，不要到了午時，一點兒也沒樵到，而柴又是這樣的難找。』

說着，他們兩個人便馬上立了起來，一同到好幾次已經被人樵過了的山上去，割着些殘留着的短草。費了許多的時間，還祇樵到一點兒，但是他們還以為幸運極了，還一同唱着樵柴的山歌呢！

他們樵了好久，喬同又說了：

『我們大家把樵得的柴，合在一塊兒，等會兒回去的時候，大家再一人一半的平分好嗎？』

吉南說：『你少樵，我多樵，你想要把我樵的分些去嗎？』

喬同說：『那有這麼個事呢？我決不是想分你的柴草，決不用這種欺騙的方法的。我們夜校裏的先生，不是常常講嗎？「富人們爲要滿足他們自己的慾心，常常搜括人家的財物放進自己的腰袋裏，這是萬惡的，我們要反對他們，打倒他們。同時我們應當養成我們一同努力工作，平均分配所得的好習慣。」所以我們做事要一同盡心竭力的做，以後不要再管什麼你多我少，大家放在一塊兒好了。等會兒回去的時候，再大家各半的分配，好不好？』

吉南說：『是！你的話對啦！我們做事，應當大家像一家人一樣，不必再分什麼這是你的，這是我的。』

說着，吉南把自己所樵的柴，和喬同所樵的柴併一塊，他們好像一家人一樣。他們在夜校裏聽得先生對他們講的話，現在在山上樵柴草的時候，真的做到了。

富人們的子弟，白天到學校裏去讀書遊戲，喫着很好的東西，晚上在家裏睡覺。他們卻不是這樣，正是完全相反，白天入山林樵柴，喫着粗黑的麥餅。到了晚上，人家都預備入睡的時候，他們卻拿了書包，到夜校裏去讀書。

他們又這樣的談論着：『不論一天識一個字也好，一天識兩個字也好，我們書總是要讀的，因為如果不識得字就容易受人的欺騙。這是我

們夜校裏的先生常常對我們說的話。

我們夜校裏的先生，是一位極好的青年，他是從別的鄉下來的，他爲了我們盡了不少的力。起初，我們並沒有讀書的房子，很不便當，後來，我們全鄉村的人家，大家出力，大家幫助，有的拿了木材來，有的拿了磚頭來，這位先生也曾親手做過泥水木匠，好容易的搭成了一間草房，當做校舍呢！

我們這裏的地方官，如區長、鄉長等，也都常常說着：『不識字不可以做人，大家應當讀書；』但是我們的爸爸說：『他們已經說了八年了，還並沒有做一點兒事情』祇有我們那位青年先生，和我們自己的決心，纔有了今天。

我們各家雖然都是極其困難，但我們合力搭起這一間校舍來，卻沒

有到一個富人家去拿過一根茅草，全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因為那些富人們，覺得這夜校根本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有的是錢，子弟們早已都進學校去了。

住在我們鄉裏的一家有錢人家，對於我們的夜校，也始終不給一點兒的幫助。我們曾把這事告訴過我們的先生，他回答說：

『富人是富人，我們是我們。我們的事情，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做就是了，何必去向他們要求什麼呢？』

我們聽了我們先生的話，沒有一個不贊成的。』

兩個人講了半天，不覺已經到了日中。他們各自解開自己紙包裹媽媽為他們預備的麥餅，大家和着一塊兒喫，覺得有比眾不同的特別滋味。

少年職工

一個春天的傍晚，天正在下着雨；從早上下起，一直沒有停過，氣候還很冷。（二）

幾個烏黑的氣窗和煙囪，矗立在高高的房子頂上，原來這是一家鐵工廠。

一個少年職工奇思，正從這鐵工廠裏出來，他看看這溼雨的天氣，自言自語的嘆着氣說：

『天爲什麼常常不能晴呢？老是下着雨，雨傘和套鞋全沒有，在街上走，雨水又要濺上褲子腳管來，怎麼辦呢？』

他唯一的方法，把他的褲子腳管捲了起來。鐵工廠裏的大鐘，正在

敲着五下，奇思正像個沒有睡醒的小孩子，竟在鐵工廠門口像夢不是夢的囁語起來：

『我今年纔十六歲，是去年來這鐵工廠學技術的，一年之中，總算是很勤苦，但是到了今天，有了些什麼呢？有什麼地方可以給我去呢？啊，沒有！簡直是沒有！但是去總是要去的，不能立在這兒過夜。可是明天怎麼辦呢？後天呢？……現在我沒有了法子，祇得先到少年團去一回再說罷！』

這時，他的頭腦裏好像得了個什麼啟示似的，精神振起了不少，預備要開步了。但是眼看了那些坐滿了人的汽車電車，在雨地裏濺行着，覺得要走到少年團去實在不容易；但是沒有法子，終於向下着雨的馬路上跑去了。

他沒有戴什麼帽子，只穿了一身髒了的工衣，臉上塗滿着鐵屑和煙灰，在雨地中跑去，遠遠的看去，簡直和一隻跌在水裏的老鼠差不多！

奇思走到了一處地方，進了一條弄堂，弄堂口掛着一塊少年團的牌子。他走進屋子裏去，祇見已經有好幾個少年朋友從工廠裏回來了，正坐在火爐旁烤火談天呢！

他們一見奇思進來，便都起立握手，叫他脫去這已經給雨淋溼了的衣服，來火爐旁一塊兒烤火。

奇思把已經給那工廠監督開除出來的經過告訴了少年同志們，他們都異常同情，問他『冷嗎？餓嗎？』勸他『暫時不必過分傷心，富人們和我們沒有什麼相干，不要緊！不要緊！』叫他放下心來。

奇思已經是一整天在那陰暗的工廠中工作着，那工廠裏鐵屑滿地的

簡直和地獄差不多，終日在裏面做着旋轉機器的工作。出了工廠之外，週身又被春雨淋溼了。這樣冷的天氣，祇有一件衣服。飢餓了的肚子，又在轆轤的作着聲。垂死的奇思，想到這裏，竟生出了厭世的心來！

這時，親愛的少年朋友已去買了麵包來，奇思也毫不客氣的拿着，叫牠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奮鬪。

在鐵工廠裏被廠主監督壓迫虐待着的奇思，已被他們排出了廠外，無衣無食的，多麼的使他難過，苦悶！現在到了少年團裏，受着少年朋友們熱情優待，如何不叫他感激零涕呢！這些少年朋友，真都是患難中的好朋友！

他和衆朋友們一同坐在火爐旁邊取煖，他也不發一言，獨自這樣的幻想着自己過去的情形：

『我早就成了一個沒有父母，沒有親戚的孤苦孩子。當十三歲的那年，進入一個鄉村富人家充當小僕役，沒有工資，祇是白喫飯。但是這個主人的心地很不好，常要我這身體瘦弱的小孩子，做許多連大人也不能做的事，十分苦待我。我在這時候：心中存着一個別人誰也不知道的希望，就是能夠脫離這一家人家，到一個工廠裏去做工。所以曾經在晚上避去了主人的眼，到過勞動夜校去讀書，聽得先生的教訓，心志和行動上不知不覺的長進了不少。到了去年春天，因為和那主人有一件事爭論，便自動的離開了他們，來到這個鐵工廠裏做工。三個月前，纔加入少年團，結識了許多親愛的少年朋友。現在我已經覺得在工廠裏做工，和在鄉村的富人家當奴僕，是受着同樣的壓迫的。……』

這個時候，又來了好幾個比他年長些的朋友，他們大家握了手，一

同坐下，大家拿起新聞紙來看。奇思看見畫報上有許多年老的人，很像他的祖父，這時，又引起他想到了過去喪失家庭的情形，心裏更加難過起來。

不知是演說呢，還是嚙語，奇思又這樣的對着衆同志們說：

『今天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我因爲已經做得精疲力竭了，同時又回想到了一年前在鄉村富人家被壓迫的情形。心中的願望是最好出來休息一下，但是廠中的規矩是不到五點鐘不可以離開工場的。我心裏沒趣極了，便順手偷偷的把一枝鉛筆拿來，很快速的替廠主和監督畫了二幅寫真，還題了幾句歪詩在上面。畫好了之後，便暗暗的遞給旁邊的一位朋友看。不料正在傳遞的時候，被監督發覺了，便毫無挽回的把我驅逐了出來！……』

說了一會，長吁短嘆的，注視着屋子中央的一盞保險燈，彷彿是對牠這樣說：「你永遠的光照着我們吧！雖然你是不及外面電燈的亮，但你卻是患難之人的朋友！」

衆朋友們聽了他的報告，十二分的表着同情，都一同流着熱淚，全都忘記了人是晚上要睡覺的，祇是互相注視着。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工廠中的大鐘又敲了五下，這可不容着他們再這樣的注視下去了。

衆朋友們又都矇矓了眼睛跑進工廠；臨去的時候，還好幾次對着奇思說：

『我們又要做奴隸去了，但請你住在這裏，無論如何我們要把做奴隸所得的代價來和你共同生活。』

奇思聽了，眼眶裏又流出淚來。

——金明謙原著——

【註】

(一) 朝鮮氣候，和我國東三省差不多，雖春天亦很嚴寒。

飯盒裏的祕密(一)

金姬這個孩子，從她的面孔和身體上看來，竟找不出什麼可以用來證明她有一點兒氣力。她的脾氣與衆不同，不喜歡多講說話，老是默默的。她也不走到她的同伴中間去。尤其是在喫午飯的時候，她一個人，背着面，坐在課堂的一角裏，很快很快的喫完了事。

爲了她這樣，同學們誰也不知道她飯盒裏的飯，是白米或是小米，又不曉得她有些什麼下飯菜。同學們因爲猜摸不着，有時候走到她的旁邊去，要看一看。但是她一看見同學們走來看她，便合上飯盒蓋，坐着不喫。同學們看見她這樣的態度，都很生氣，說她太瞧不起人，顯着不滿意的面容走回去，並且還有罵她的。

她對於同學們所給她的這些侮辱，祇是不開口，一句話也不說。我每次看到這種光景的時候，心裏常常暗想着：她大概有一種什麼苦衷，不能把自己的飯盒給別人看吧！

今天，我們本級的全體同學，都到教育展覽會參觀去了。我因為身體有些不舒服，所以沒有去。我一個人留在級裏的時候，想起了金姬的飯盒的事，便偷偷的把她的緊緊包裹着的飯盒包袱解開來。

把飯盒蓋兒打開來一看，裏面全是空空的，連飯的影兒也沒有。這時，我才知道金姬不和同學一同用飯的理由，不由的在我的眼裏掉下了熱的眼淚來。

她大概是每天拿着空飯盒來的。對於這樣可憐的孩子，竟沒有一個人能了解她的苦衷反而來罵她冷淡，罵她瞧不起人，我越想越恨那一班

公然侮辱她的同學。

於是我把我自己飯盒裏的飯，解了開來，移裝在她的飯盒裏，仍舊用她的包袱來給她好好的包了。

包好之後，仍舊把牠安置在原處，我這樣的想像着：『今天喫午飯的時候，她打開飯盒後，一定要顯出異樣的表情，在她的臉兒上。』

【註】

(一)朝鮮兒童，到學校讀書，都把午飯放在飯盒裏帶去，大家一塊兒喫，一面省得往返，一面又練習着團體生活。雖然嚴冬亦是這樣，因為他們本來喫慣冷東西的。

——崔秉和原著——

麻雀的訓詞

貽芬的爸爸，在他五歲的時候便離開了家庭，七年沒有音信了。他的媽媽一面自嘆命薄，一面要把貽芬教養成成人，所以叫他上一所很有名的學校去讀書。

可是不知道爲什麼，他的成績老是很不好。他也不是不用功，書是整天整夜讀的，甚至連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讀，喫晚飯的時候也要讀的。學校裏的先生們，也都很覺着奇怪，都說：『他這樣的用功着，爲什麼成績不見好呢？』

先生們都沒有辦法，祇得對他說：『更加努力吧！更加努力吧！』他的媽媽也很替他擔心，每天一見他回來，便立刻叫他溫習功課。

他自己也很是努力，祇要稍有一點兒空閑，便捧着書讀，寫字也常常寫到深夜。

可是他的成績，仍舊是不好，最後，他不喜歡讀書了。

有一天，他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在他家天井前面的一棵樹底下，有一隻麻雀落在地上，吱吱喳喳的正在叫着。

『牠怎麼的了？』

貽芬一面驚異着說，一面很快的走到那邊，把牠拿起來一看，牠的腿受了傷，正在流着鮮紅的血。

『怪可憐的！』

他把牠拿到屋子裏來，給牠好好的包紮好了腿，放牠在窗口，叫牠飛出去。牠凝視了好久，好像很感激他似的，向他點了無數的頭，向遠

處飛去了。他的心裏，也覺得很是愉快。

三天以後，他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又看見有一隻麻雀，躲在天井裏的樹枝上，吱吱喳喳的亂叫。仔細看來，原來就是替牠紮了傷腿的那隻麻雀，牠的叫聲，好像是這樣的說：『貽芬先生，你好嗎？』

『這真是奇怪！』

他一面驚訝着，一面看那樹上，祇見麻雀很愉快似的點了點頭。

『三天前，你醫好了我的腿，我很感謝你；那時候，要是沒有你，我一定是活不成呢！』

吱吱喳喳亂叫着麻雀聲音，由他聽來，好像是人的說話一般。

『那末，你的腿完全好了嗎？』貽芬問：

『是的，現在完全好了，爸爸和媽媽都喜歡得掉眼淚了。』麻雀回

答：

『什麼，麻雀也掉眼淚嗎？』貽芬問：這時，他心裏既覺着奇怪，又覺着好笑。

『我的爸爸和媽媽，明天要一同來見見你，今天牠們先叫我來通知你。你在我身上做了件這麼樣大的事，不知應當拿些什麼東西來報答你的恩惠，牠們正在一同商量這件事，你若然有些做不到的希望，今天可以先請你講給我聽。』麻雀這樣對貽芬說：

貽芬一時不知道怎樣答覆才好。他想：他醫治了一隻麻雀的腿，並不希望得着些什麼報酬。況且，麻雀會有什麼本領，會使我的希望達到目的呢！

可是他終於拿着遊戲的態度，來試試牠看：

『那麼，我要述說我的希望了，請你仔細的聽吧！我是一個無論怎樣用功也不能使成績進步的孩子，爲了這緣故，我的心裏很愁悶，你回去可以對你父親母親說，有些什麼方法沒有？』

麻雀聽了他這一番話，笑嬉嬉的回說：

『就這麼一點小事情嗎？連我也曉得的，那還用去問爸爸媽媽，你聽着，我對你說：

第一，晚上早一些入睡！』

『知道了。』貽芬應着：

『第二，清早早些起來，好像我們一樣！』麻雀說：

『知道了。』貽芬應着：

『第三，每天要做一定時間的運動！』麻雀說：

『知道了』。貽芬應着：

『第四，上課的時候，不要想別的事，就是連「那天我醫好了一隻麻雀的腿」的事，也不要想。』麻雀說：

『知道了。』貽芬應着：

『第五，讀書的時候，要很仔細的順着次序讀下去！』麻雀說：

『知道了。』貽芬應着：

『沒有了。』麻雀說：

貽芬照着牠所教訓的辦法，用功的結果，在下學期結束的時候，在全級中已經能考到第三名了。

——秦長發原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朝鮮現代兒童故事集

全一册 實價法幣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譯者 邵霖生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行所 正中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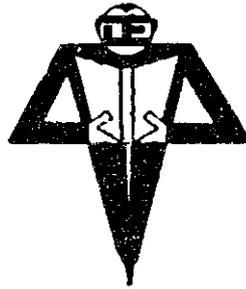
上海南京路 福州路

(221)

17
176.212
17

176

17



朝鮮現代兒童故事集 實價法幣二角

中華民國廿五年 貳月廿壹日收到